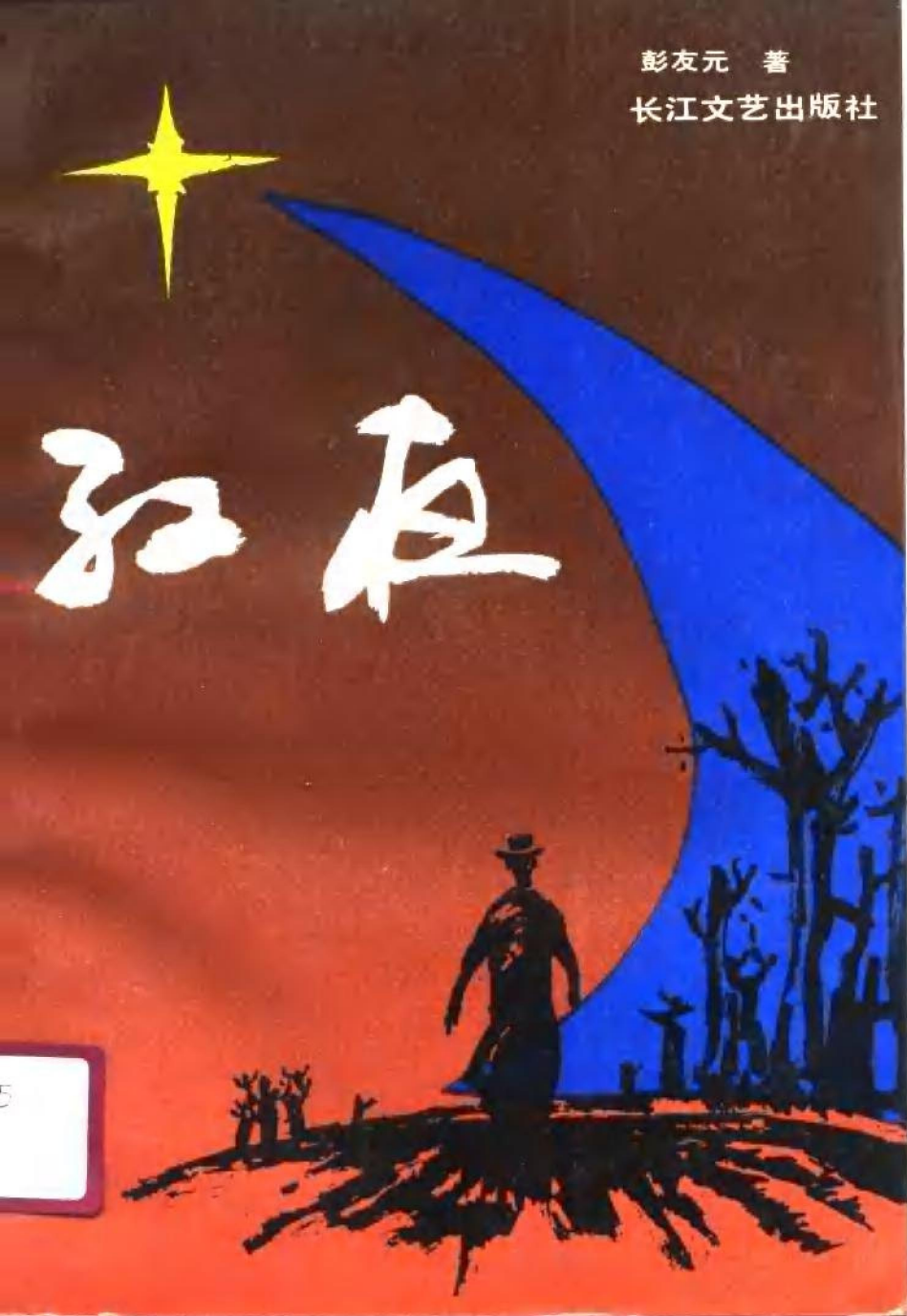


彭友元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红 夜

彭友元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郧阳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125印张 2插页 230000字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700

ISBN 7—5354—0429—4/I·365

定价(覆膜)：4.50元

第一章

他进房了，轻轻地把门闩上了，将一双细细的充满血丝的金鱼眼睛，放肆地投在她娇小的身段和微微凸突的胸脯上。

她半站半坐在古老的雕花龙门床沿上，柔软的小手，专注地玩弄着辫梢的红蝴蝶。听见门响，她抬起了黑艳艳、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见他忘神地痴看着她，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白嫩的充满稚气的小脸蛋上，漾起了妩媚的微笑和娇羞的红晕。

他没有走近她，而是走到一乘镂花残缺、漆片斑剥的挂衣柜前，手在裤腰间摸摸索索地找出钥匙，打开了柜门上那把粗杆子的虎头铜锁。

她好奇地注视着。

他从柜里搬出一个比家谱匣大点的包装箱来，轻轻巧巧地放在书柜旁边的太师椅上。然后，象一个精细的古董商在选择秦陶汉瓷，小心翼翼地把粗糙的包装箱上上下下翻看着……

“干爹！”她受到了冷落，觉得自己在他的眼里还不如一个包装箱，心里感到委屈，喊声里含着烦躁和抱怨。

“呵呵！”他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，就走近床沿坐下，一手搂住她的娇肩：“干爸好好地陪你玩玩。”他笑着说，腔调和笑声里散发着淫情荡意。

她扭着腰肢、甩着肩膀，要挣脱他的手。

他的手不但没有被甩掉，反而把她搂进他的怀里。他的嘴巴贴在她的耳朵上，压低嗓子问：“小姣，你晓得这箱子里有什么吗？”

小姣撒娇地奶声奶气地说：“我不管，我不管！”

“这可是件大宝贝罗，价值连城哩！”

小姣见干爹如此精心摆弄包装箱，本来就觉得蹊跷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愈感神秘。她搂着他的脖子，低声嚷道：“说嘛，说嘛！是什么宝贝？”

他在她的脸蛋上“叭”地亲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这事只能告诉你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这里面装的是玉石观音！”

“玉石观音，是观音菩萨吧？”

“嗯！是观音菩萨，还是玉石刻的呢，贵重得很哪！”

“干爹，你可发大财啦！”她突然一扭身子站了起来，望着他，眼睛爆发出黑宝石似的晶莹灿亮的光彩。

他眼勾勾地望着她小巧的瓜子脸，古井般的大眼睛，挺拔方正的鼻梁和湿光红润的嘴唇，他的周身发热了，心里涌出一股难以平静的骚动，嘴里吃吃地讨好说：“干爹发了，还少得了我的小心肝吗？”说着，他把充血膨胀、发热的嘴唇凑了上去……

他叫刘二，五十多岁，是这临江镇上的税所所长。

临江镇虽然不是大镇，但面临长江，上离汉口不远，下与团风、黄州毗邻。镇上有当铺、钱庄、米行、渔行、捐行、绸缎铺、杂货铺、梨园、妓院、赌场、屠户、猎户、客栈、寺庙等，经济富裕、市面热闹。鄂东沦陷后，日本鬼子沿江布兵，这里都没设据点。一些城里的商号店铺转到这里营生，原在黄州、团风停靠的船只，现在改在这里停靠，成了黄、团一方的门户，给昔日萧条的临江镇平添了几分繁荣景象。

刘二是黄安城北人，与东行署专员东游击总指挥程雨怀沾亲，不仅弄了这个肥得流油的职位，还要了十多条枪的税警武装。在这战火连绵的年头，有钱、有枪就够威风的。更何况他与团风日军据点的头目黑男少佐有密切交情，与汉流新紫金山里掌握生杀大权的红旗王爷阎继庭，惯匪出身的临江镇大麻子镇长乔麒有八拜之交呢？他势焰熏人、威镇一方，中饱私囊。他平生最关紧的是金钱和女人。当金钱象江水滚滚而来的时候，淫欲也象大浪里的舢板，总是一浪赶一浪的冲在浪尖上。镇上漂亮的姑娘和小媳妇，只要他看上眼的，无一不收容在锦被之内；过往的或从业的妓女、坤伶，只要颜色不衰，他派税警将一张税票送去，还怕她不来捱枕温存？这几年无休止的肉欲，把他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子，盘剥得只剩下几根瘦骨、数条青筋和一片皱皮。他自觉精力枯竭，无力风流，如花似玉的女人，在他眼里也渐渐变成了草扎泥糊之物了。可是，在三个月前，他到赌痞朱四家讨赌债，无意中竟发现了一个娇小如花、豆蔻年华的小姑娘。一问，才知道她叫姣娥，乳名小姣，尽管她衣衫褴褛，但丝毫不掩她少女的丽质娇姿。灵活的秋波，鲜润的红唇，一颦

一笑，都散发出天真、幼稚、娇媚的憨态。他没想到在断壁残垣，蓬门挡风的荒僻社庙里，那个粗蠢的赌痞竟养了这么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儿。

他的心醉了，也心动了，一股艳如桃花的欲火，在烤炙着他的心。

从此，连坐的凳子都没有一张、破败荒芜的社庙，他却有事没事地往那里跑，总觉她有水豆腐一般的娇嫩皮肉，有一股令人晕眩的妩媚气息。她身上象有一把倒须钩，勾得他的心往这儿想、脚往这儿走。有时，给她一方花手巾，有时给她一枚发卡，有时给她几个零钱花。他总喜欢拉过她的小手抚弄，从粗糙的手掌、到胖乎乎的手背、到一弯水藕似的手臂，她从不推开，也不收回，似乎全然不醒事似的。他伸手在她腋窝搔一把她一点儿也不恼，还咯咯地笑成一团泥，瘫在地上撒娇。

朱四每次见刘二来，就仓惶地躲开了。他欠他的赌债太多了。

一天深夜，蓬门开了，朱四仓惶地来到她的床前，把她喊醒，低声地说：“小姣，债主要剥我的皮、放我的血，我不能在这里呆了。等爹在赌场发了财，再来接你出去享福，啊？小姣，我走了！”

小姣翻身而起，死命拉住朱四的衣襟，失声哭道：“爹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不让你走！”

“唉！”朱四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双拳捶着脑门，痛苦地愣在床前。但是，他一想到刘二那象狼一样凶恶的眼睛，税警那乌黑的枪口，他的胸膛里迸出一句话：“还得走！”

小姣死活不肯松手，泪水象长河抽闸似地涌出来。

小姣命苦，老家在鄂城丁祖镇上。几年前，父亲在外当牛贩子，母亲在门前立个炉子，烤烧饼、锅盔卖，日子过得很康乐和顺。日本人占了鄂城、黄石港后，丁祖镇成了日军来来往往的通道，镇上呆不住了，他家搬到乡村里，父亲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赢了钱就去吃、喝、嫖，输了就变卖家里一点可怜的家产。最后，母亲也被他典给债主抵债。父亲拼命想赌场赶本，可是命蹇事乖，他一输再输，输得数九寒天只剩一件遮羞的短裤，还欠了一屁股赌债。他逃走了，家里只剩下小姣。父欠债，子还钱。赌红了眼的赌徒们把愤懑、兽性撒在她那刚刚隆起的胸脯上……

她探得一点音讯，即沿江寻父，来到这临江镇的社庙里，父女见面，她扑在父亲怀里嚎啕大哭，恳求父亲不要再赌了，不要再丢下她……

远处的鸡啼了，朱四害怕逼债的刘二上门，就伸手推了女儿一把。谁知，这一把正推在小姣的胸乳上了。他收回指爪，愣了一会儿神，突然歇斯底里的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！嘻嘻！天干干不死马齿苋。女儿嘛，饿不死！”

小姣一听，浑身发软，一头倒在床上，泪流成串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她早早起了床，没有一粒米下锅，只烧了一瓢开水喝了。掩上蓬门，换上过年过节才穿、且已经窄小的衣服，坐在床沿上，对着小圆镜，用手指轻揉着发胀的眼角，哼着妈妈哭的时候才哼的《玉莲打水》小调：

日出嘿东山照哎西山嘿
绣房中显出来苦玉莲
人人都说我玉哎莲美呃
玉莲的苦愁对谁呃言嘞。

.....

“对谁言？干脆对我说好了！”

小姣一看是刘二来了，就赶忙起身，微笑让座。

刘二坐在床沿上，一双鼓凸的金鱼眼，象锈死的锁心似的一动不动盯在小姣身上。

好一会儿，刘二象变魔术似地从裤腰间抽出一段白底红花的洋布来，向倚着破烂的香烛柜的小姣亲热地喊道：

“来，来！送给你的！”

“送给我的？我不要！”小姣不动身子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刘二有点吃惊，平时送东西都收了，今日是怎么啦？朱四临走前对她说了什么？

小姣淡淡地一笑：“非亲非故，一个女孩子怎么收别人的东西呢？再说，我老子走了，我也打算下午回老家去！”

“什么？你要走了？”刘二的屁股象扎了钉似的，突然从床沿上弹了起来。

“唉！不走怎么样过日子呢？”小姣满脸忧愁。

“别走了，我养活你！”刘二急切地说。

“你？非亲非故，哄鬼！哼！”小姣不满地噘了噘嘴巴，皱了皱鼻子。

“真的，我做你的干爹！我当你的干爹！”刘二郑重地说。

小姣抬起又黑又亮的眼睛，扑扑楞楞地望了刘二一会儿，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干爹！”

她一头扑在刘二的怀里，紧紧地搂着他。

刘二的心突然被一种崇高而纯洁的父女情感攫住了，他

将苦竹根般的瘦指，轻轻地抚摸着小姣那丰腴的肩膀，如同一个慈父在抚爱着久别重逢的爱女。

倏然，一股少女芳馨的气味和软温滑腻的肉感，象是一股怪异的飓风，吹到焦渴已久的荒原中了，他慢慢低下头，把一张瘦削的脸紧贴在她的细嫩的脸蛋上，嘴巴吻在她的粉颈上，手在她的手臂上缓缓地向下移动：纤弱的腰肢、浑圆的臀部……

她轻轻地扭动了一下身子，扬起白嫩红润的脸盘和水汪汪的双眸，娇嗔地啐了一句：“干爹！你坏……”

她的话没完，嘴巴已被舌头堵住了，他的手已伸进衬衣里，在她的胸脯上，贪婪地抚着……

她感到他的手在她的下身滑动，心底一阵说不清是快意还是恶心的骚动，身子颤栗，头晕目眩，如坠入幽深的黑洞；四肢无力，软绵得象只中了枪弹的小白兔，任人盘剥……

从此，她出进在刘二的公寓里。少女的年华象一块水豆腐，拌上了油、盐、酱、醋……

“干爹，观音卖了，给我几个！”小姣扭着身子，撒娇讨钱。

刘二一边解着她的衣扣，口里喃喃地说：“给，给，全给你！……哎哟！”他突然大叫一声，扑通地伏倒在地上，额头上、嘴唇上沾满了灰，嘴角还流着血。

小姣踉跄了一下，站定了身才看清：床底下钻出一个满头灰尘的精瘦汉子来。他一步上前，一脚踩在刘二的背上，手执匕首，低声喝道：“不许动，也不许喊！”

刘二惊恐地扭过脸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精瘦汉子高傲地仰起了头，目光扫视着天花板，说：“我是接玉石观音的！”

“玉石观音？”小姣惊讶地脱口问道。

精瘦汉子侧过脸，看着小姣，嘻嘻一笑：“嗨！你这对小奶子呀，养不了胖儿子啰！”

小姣一听，低头一看，见自己的衣扣全开，胸脯外露，脸皮顿时火烧一般炙热，连忙掩上衣襟，转过身去匆匆扣上。

“好汉，你是黑男少佐派来接观音的？”刘二眼里带笑，扭身要爬起来。

“哼！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与黑男白女那号人来往？当汉奸？告诉你吧，老子是全华山幺爷李贞友！”精瘦汉子朗朗说道。

“啊？你就是江湖上称赛时迁的神偷李么哥么！好说，要钱也好，要税也好，老大开个数目，兄弟我如数交付！”刘二十分慷慨地说。

“今天我只要这玉石观音！嘘——”李贞友说完，打了一个悠长的唿哨。

“老大，这玉石观音是黑男太君放在这里，万万不能拿走呀，万万不能拿走啊！”刘二的额头磕碰在地板上“嘭嘭”作响，苦苦哀求道。

房门开了，“哗”地一下涌进三、四人来。

“放开他吧！贞友兄弟！”

刘二爬起身来，用手揩了揩嘴脸上的灰尘和血迹。

“久违了，刘二哥。”一个身穿浅灰色长衫、头戴白藤皮凉帽的人，向刘二抱拳行礼，温和地说。

刘二一见，连忙还礼道：“这不是李玄星——李三哥吗？好久不见，李三哥在何处发财？”

“什么三哥，他现在是我们全华山的双龙头大哥。”李贞友抢白道。

“失礼了，李大哥，小弟赔礼了。”刘二说完，随口诵道“东风西风，南风北风龙旋风，难比你老哥威风。我兄弟礼仪不周，交结不到，你老哥海涵海涵。我你虽是两个堂，还是洪字把家当。不共爷来也共娘，同烧梁山一炷香。不知你老哥驾到，有何贵干？”

李玄星一听连连说道：“有桩大买卖要做，全仗你老哥成全。”

刘二见李玄星温文尔雅，文质彬彬，心里也宽松了许多，拍着干瘪的胸脯说：“但凭老哥一句话，赤脚光杆走油锅。”

“好好！我就借玉石观音！”

“啊！这……”刘二面有难色，嘴唇颤动半天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“这是黑男少佐的呀！”

“咳！刘二！”李玄星脸色豁然大变，厉声喝道“你身为公门中人，私藏日寇赃物，这不是汉奸行径是什么？看来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罗！兄弟们，动手吧！”

刘二“扑通”跪在地上求饶：“李大爷饶命！”

“死罪可赦，惩罚难免。兄弟们给他穿上麻衣，戴上笼套。”

几个全华山弟兄一齐动手，把刘二的手脚反绑得结结实实，口里塞了一块破布。

“那丫头是刘二的姘头，也给捆了！”李贞友下令道。

一切处理完毕，李玄星他们带着玉石观音跨出了房门。

二

“梆！梆！梆！”三声清脆的梆声后，又扬起一阵豪迈而婉转的喊梆号子：“龙腾呃——黄州地呃，头摇呃——动碧霄呃——有鬼皆扫呃——净呃，令行祸呃——自消呃——韦驮来来也！梆！梆！梆！”一个刮得象青皮豆似的脑袋，身穿灰色僧衣，肩扛韦驮菩萨的和尚一边敲梆，一边呼号，徜徉在大埠街上。

这大埠街是临江镇的一条主街，街道与长江大堤成丁字形。依着地势曲曲折折、蜿蜒蜒蜒有两三里路长。一头连着麦浪滚滚的洲地，地里有七七四十九个沙墩子，每个墩上有绿树掩映的两三家茅屋，住的大都是穷苦佃农；一头连着长江水拍的芦苇荡，芦林里有星星点点的木板小屋，安放在四根木桩上。平日船撑在木屋前湾着，枯水时爬软梯上屋。屋里只放一张床和极少的炊具、用具。这里是渔夫们住的。男的江上撒网，女的在江畔搬罾；生活浪漫而清苦。正街上居住的大多是殷实人家，有几家还是豪富一方的大商号，诸如德利当铺、江诸渔行、茂生绸缎铺、三江米行、五湖杂货铺、雄字捐行等。一家家门楼瑰丽、门前大都是挂了一块黑漆大匾，上书斗大的金字牌号，篆、隶、草，均出自墨翰名家之手，争雄并妍，相映灿然。那些挤在大字号中间的小铺小店，门面虽然窄小，但他们也因地设计、亮出字号：或挂一面旗，或垂一条屏，或扯条横幅，或立块招牌，或挂一盏彩灯等，五光十色，彩艳纷披。街头的西边，有一座山，名

曰回风矶，山虽不高，但有拔地兀起之势，在一马平川的滨江之地更显得陡峭雄伟。山上有一座名遐江汉的道德观。殿堂虽然不大，但上靠百丈悬崖，下临湍急大江，依山作基，就岩造屋，层层叠起，倚山而立，蔚然壮观。山前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长台阶，宛如天梯一般。一年四季，信徒朝拜，游人观光，络绎不绝，台阶起步处，有一座破败的山门，一条横空的大青石条，斜架在歪歪的石门柱上，欲坠未坠，不知经过了几世几劫，如今，也成为世人惊叹的奇景。山门旁有一座殿名曰麟脯宫，其实是一座火工道人做饭的厨房，三厢土砖房，与董氏书房毗连。但被高墙横断，荷池相隔，仍不失为一方幽静的洞天居地，日本人在团风设下据点后，这里钟鼓息音，道场息事，恐怕惹出祸来。因此一方香火善事也不如往日鼎盛了。

“梆！梆！梆！龙腾……”

“见活鬼，白日敲梆！”在离麟脯宫不远的街面上有一座红漆装饰过的小楼，虽然油漆已干裂、剥落，但是“春月楼”三个遒劲而飘逸的大字依然醒目。这时，小楼上的一间房里有五十多岁、五短身材、长相象光瓷罗汉似的汉子，一边剔着牙缝里的肉沫子，一边打着饱嗝，掀开窗帘的一角，向街上膘了一会儿，骂道：“这和尚骚得糊了心，午时敲梆！”

他骂着，漫不经心地放下帘子，转过身来，见一个脸上搽着厚厚的白粉、嘴唇涂抹血般唇膏的少妇，正倚靠床上绿缎被子上，用花手帕扎着老鼠。一双白嫩丰腴的小手，一副眉凝目注的神态，桃红的缎子旗袍，把丰满的乳胸和细细腰身勾勒出迷人的曲线。他色迷迷地注视了好久，才蹑手蹑足

地走近床沿，象黄鼠狼捕捉刚刚学飞的小鸟似地扑上前，一把搂住少妇。

少妇使劲扭着苗条的身躯，用手抵挡着，用脚撑着他。他一点也不恼，反而乐不可支。可是，这女人并不是玩弄欲擒故纵、引诱嫖客坠入情网的手法，却动真格的呜呜咽咽哭泣，泪水满脸，牙关咬得死死的，不让他亲她。

他情急了，扬起巴掌要打。

“你打吧，打吧，打死了倒好，别人落到这个地步，你长七短八不问，一来就要……”女人如泣如诉。

阎继庭扬起的手又软下来，抖散枕边扎老鼠的花手帕给她擦泪，放出温柔、多情的手段，颤着嗓音，说：“我的心肝宝贝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这一年多，你让人找得好苦哇！……”

他说着，似乎喉咙管发哽说不下去了。其实，他这次是来临江镇找拜把兄弟刘二捞两个的，没想到一到“春月楼”前，遇上了正在门首搔首弄姿，招徕嫖客的她了。她一见他，象避瘟神似地扭头进屋，他却笑吟吟地跟了上来。

这女人原名黄嫂，沦落为妓后，更名大桃红，是个破落地主的女儿。少年时大有姿色，招蜂惹蝶，弄得爷娘不敢久留家中，慌慌忙忙地把她嫁到黄州一家杂铺老板作了填房夫人。谁知，这女人恶习难改，又惹出许多风流韵事来，活活地把患虚火病的老板气死了。她也被逐出，流落乡间乞讨卖工。紫金山大爷王公豹看中了她的姿色，收在家中作佣人，自然少不了一枕巫山，半席风月。阎继庭常去王家，他们互相眉来眼去，勾搭去了。当汉奸的王公豹被全华山惩办后，这女人难耐寂寞，继续与阎继庭明来暗去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王公

豹的遗孀制约她不住，就暗地找了个人贩子，把她卖给黄州的青楼了。她虽不到人老珠黄的年纪，也不到门可罗雀的地步，但比起十几岁的雏妓，自然要冷落得多。宁为鼠头，不为虎尾。她一气之下，就来到这个男人眼界不高，又无争风对手的临江小镇。稳稳当当地当上了花魁，生意自然走俏。但是，她对倚门卖笑，以色事人的生涯感到发腻，也觉得长此下去终没有结果，心里渐有一个从良的打算。她遍观嫖客，他们除了被底温存，一副风流丑态外，没有一个不是薄情的。比较之下，阎继庭也算有情有义的。此时她见阎继庭未动真情，说什么也不让脱她的内衣，还又哭又搔地说：“你走吧，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！”

“别这样，我可是个多情种子风流鬼，哪能无情无义呢？”阎继庭涎着脸哄道。

“那你怎么待我？”大桃红心怀希冀地问。

“嗯！我要把你赎出来，和我生活在一起。我的那老刀豆壳患了三消症，还一个劲地喝冰糖蜂蜜的，谅她也活不了多久。待她一死，我就扶你做正房，和我做正正当正的夫妻。家里虽不富裕，但也有良田百石，足够我俩下辈子快快活活的！”阎继庭虔诚地一口气说完。

“当真？”大桃红睁开眼睛望着阎继庭的脸，一双噙泪的眸子明亮得象泡在凌冰中的黑珠子，分外妩媚动人。

“当真。老天在上，倘有半点负心，我阎某人不得好死！”他一边指天发誓，一边靠近女人。大桃红的身子一下子全软了，只是口里梦呓似地说：“大白天，大白天……”

阎继庭原是希来山龙头大爷高子鹞的把兄弟，希来山与全华山合并后，阎继庭投靠反动汉流紫金山，紫金山被欧

阳稼雨老先生收拾后，他又投靠程雨怀。程雨怀自任龙头大爷，让他去联络流氓、地痞、赌棍、嫖客、烟鬼、恶霸、土匪组成新的紫金山，又当上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红旗老五，山头的人称他为五爷。此时，见大桃红顺了他，心里高兴，象哄小孩一样哄道：“谁说是大白天呢？你听，和尚正在打更梆呢。”

“梆！梆！梆！”

和尚敲梆敲到一家屠户门前停住。他仰望着“效祖肉店”的门牌，举步欲进，似闻到一股肉腥味儿却步了，只是一个劲敲梆、呼号。

店里正在宰猪的张屠夫听了听梆声和呼号，从猪颈上抽出带血的尖刀，大步流星地奔到门外。

敲梆的和尚一见他手拿血刃，身带腥味，满脸络腮胡子竖着，一副凶相吓人，连忙双手合十：“罪过，罪过！阿弥陀佛！”

“哈哈！”张屠户一听大笑连声，把刀往左衣袖上揩了两下，自豪地说：“大师，你们出家人只知道罪过，罪过的，可认得我么？”

和尚打量了他好一会儿，摇头道：“贫僧方外之人，少践血腥之地，确不认识。”

张屠夫扬起一张毛脸，圆睁一双大眼，大声说道：“你再看看！”

和尚摇头作揖。

张屠夫不满地哼了一声：“大师，你可曾晓得手提丈八蛇矛，倒竖虎须、长坂桥头一声吼，独退曹家百万大兵的张飞——张翼德么？他是我的老祖公，他杀过猪、杀过人，死

后还不是当菩萨？”

和尚向天稽首行礼，说：“此乃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也！善哉！善哉！”

“大师，我张效祖，名效祖，行也效祖！”

“善哉！”和尚说着又敲了三下梆，念经似地念着梆号子，“龙腾黄州地、头摇动碧霄……”

张效祖惊讶一瞬，络腮胡子里立刻浮起兴奋的笑容，用局语问道：“长江三峡，何处湾船？”

和尚敲了一下梆：“羊去猴回，码头相会。”

张效祖连连点头，说：“遵令，遵令！”

“速去麟脯宫见龙头老大！”和尚说着，转身又敲着梆走了，口里仍然唱道，“龙腾呃黄州地地……”

一个卖臭豆腐的白发老人面带三分惊色拦住了和尚，问道：“大师，平时敲梆总见是夜晚，或是三周戒，招魂赶鬼，或是七星戒，驱邪送福，我活了这大年纪，还是第一次见到白日敲梆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这叫午时梆。眼下国运维艰，天无宁日，阴阳颠倒，子午换更，白日如夜，长夜漫漫，何为白日呢？”

“大师，白日敲梆，为了什么？”老头疑惑地问。

和尚微微一笑。平日他到临江镇少，对这一方的弟兄不认识，全凭敲梆和喊梆联络。他见老汉发问，知道他不是一会之人，敲一声定音梆，故作神秘地说道：“日本人侵犯我土，在临江镇头残杀儿女百姓一十八名。这十八个冤魂不归地府，满街游荡，白日现形。我佛慈悲，着韦驮菩萨劝归。”